



在利比里亚，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在施工。 罗三玲 供图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本报通讯员 罗三玲

“上网不方便，打电话信号不好，和国内有7个小时的时差。即使打通了，每次也聊不了几分钟，基本就是报个平安，听孩子叫声‘爸爸’。所以你问我，在卢班戈打工的两年半时间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就是想家，真想啊！”11月28日，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聂新民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除了想家，还特别害怕染上疾病。”

卢班戈地位于安哥拉西南部，这里空气干燥，雨水偏少，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由于安哥拉医疗设施及水平较差，一些传染性疾病如疟疾、霍乱、登革热等常年流行。

“一旦染上疾病，即使治好后也会经常复发。因此，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防治感冒的药，可还是有不少人感染上了登革热。”

不过，聂新民庆幸的是，他没被传染过。

“惊人”的决定 去非洲打工

2012年3月12日，32岁的聂新民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去非洲打工。家里人以为他说着玩，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连省都沒出过，还想出国？”

但聂新民已经下定决心，他要去的地方是安哥拉西南部城市卢班戈。

聂新民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一无所知，他只是听妹夫说，在那里干一个月能挣8000多元。这个薪水对于聂新民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他之前在武汉打工，“累死累活，一个月就能赚3000元”。

聂新民急欲去非洲打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聂新民家住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下的一个小村子，家里共有六口人，上有父母，下有一双儿女。全家就靠他一人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2008年，我们家盖房子借了几万元，孩子又经常生病，可以说是村子里最穷的。”聂新民叹了一口气，“哎，那时，真是……”

他告诉记者，因为身上背负不少债务，明显感觉亲戚、朋友、邻居都在刻意疏远他。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聂新民觉得难受。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他下定决心跟老乡一起去非洲打工。

2012年6月，聂新民通过在中国十五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妹夫的帮助，顺利办好签证，准备去安哥拉卢班戈工作。在那里，他将做一名砼搅拌机司机。

2012年6月13日，聂新民几乎一夜无眠。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孩子的房间里，等孩子睡着后，他又对妻子吩咐这吩咐那，直到凌晨3点才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从武汉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经过15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机场。聂新民本以为到达目的地了，谁知，还要再乘坐70分钟的飞机才能到达卢班戈，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大巴车，才能抵达最终的目的地。

路途之遥远，超出聂新民的预计。但这只是开始，后面的事情，更让他无法想象。聂新民说，每次出去，得一年之后才和家人团聚，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因此，在非洲打工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想回家，但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他决定再坚持两年。

到达非洲 心顿时凉了半截

刘健和聂新民是老乡，和聂新民一起去的卢班戈，不同的是，他是一名泥工。

在去非洲之前，刘健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当他第一次坐上飞机时异常兴奋，对飞机上的一切都无比好奇。

去非洲打工收入可达国内两三倍，但高薪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

非洲打工记

有人担心感染疾病，有人抱怨环境恶劣，有人感叹“像坐牢”

但当连续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刘健之前的兴奋劲早已荡然无存，只觉得浑身酸痛，双腿麻木。

“看来要在国外赚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和聂新民说道。

刘健告诉记者，当他们辗转到达工地后，本以为有大房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毕竟是出国，在村里人看来还是挺时髦的”。但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有一片未开工建设的山地，十分荒凉。“顿时，心凉了半截。”刘健说。

接下来的日子，刘健更有些无法适应。

“每天除了牛羊肉外，很少有在国内经常吃的鲜猪肉、鲜鱼，而且基本都是冰冻的。烟、酒、饮料等副食也很贵，价格至少是国内的两倍。刚开始，我还比较喜欢牛羊肉，但天天如此，谁受得了？”

刘健告诉记者，大概两个月后，自己的肠胃就已经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了，但他当时想，既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出来赚钱，老婆和孩子还在家巴巴望着呢，就振作起来逐渐去适应工地的生活。

除此之外，刘健还担心那里的治安环境。因此在非洲打工期间，他没怎么离开工地。他对比卢班戈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地比较乱。

“在那边工作总担心安全。抢劫、打架等事常有，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比较多。”勉强干满一年后，刘健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他心想，“如果再坚持下去，估计命都会丢在国外了。”

最终他决定打报告申请回国。“国外挣钱是多点，但如果没好身体，建议不要轻易去国外，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国家”，回国后，刘健对想出国的人经常会这样说。

只能在厂区活动 感觉像坐牢

河北籍农民余亮是在2010年6月赴非洲打工的，他去的国家是利比里亚。作为一名钢筋工，他参与的工作是利比里亚邦矿铁矿项目建设。

余亮今年40岁，他去非洲是源于老乡的

介绍，而他之所以选择去非洲打工，是因为“那里的收入是国内的两三倍，而且基本没别的开销，钱可以存起来”。但余亮对记者坦言，“非洲的钱并不好赚”。

余亮还清楚地记得，刚到利比里亚邦矿铁矿，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要开工建设，首先就要砍伐树木。

“一人多高的灌木丛漫山遍野，里面不仅有野兽，更有毒蛇。刚开工的时候，我们工地的测量工在测量放线时，一条毒蛇离他只有几公分，要不是当地人疾疾手快，一刀砍掉蛇头，后果不堪设想。”余亮说，那名测量工每每讲起此事，都深感后怕。

由于工地所在地没有电网，项目部只能用从国内运来的发电机自行发电，以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当地经济条件落后，而且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到了雨季的时候，蔬菜品种非常少，价格又贵，只能吃土豆、卷心菜之类。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最令余亮郁闷的是，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和原来下载的电视剧外，就没有其它事可做了。

他告诉记者，公司为便于加强项目管理，所有人员基本都只能在厂区活动。他所在的厂区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厨师、医生，也有澡堂、餐厅。此外，公司为了保证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个人单独外出，除非三五个人经批准后可以在附近溜达一下。

“每天都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非常难受，感觉像坐牢似的。所以我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围着村子转一圈，见个人就跟他聊上两句，那种感觉你体会不到。”余亮说。

今年，非洲遇上埃博拉疫情，余亮的家人也非常担心，多次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国工作，一家人团聚。但为了在国外多赚点钱养家糊口，余亮还愿意再坚持几年。

高薪与“高辛”并存 赴非打工不易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增多，非洲成了中国工人打工的新去处。

据2012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透露，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有100万。

了解到，这100万人中，有像聂新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也有资金雄厚的企业家，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们的梦想不同，生活状态各异。但基于高薪或高回报的诱惑，他们都选择离开祖国，远赴非洲。

一个人在异国生活不容易。在去非洲之前，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显然，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真实的困难也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工人，尽管有人担心得疟疾，有人抱怨工作环境差，还有人感叹在非洲打工像坐牢，但仍有两个人选择继续坚守，因为“收入毕竟可以达到国内的两三倍”。

另外，记者在“非洲出国劳务”、“非洲建筑群”等QQ群以及“去非洲网”、“中国国际劳务信息网”等网站发现，咨询去非洲打工事项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12月1日，记者以建筑工人身份在“非洲出国劳务”QQ群联系上了一位出国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增多，急缺瓦工(抹灰、砌筑、贴砖等)、木工、钢筋工、水电工等工人，“如果想去，赶快报名吧，3至6个月就能办下来签证”。

当记者问及去非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要求身体健康，有上岗证，技能操作证书，当然，有的公司还要求具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的公司还要考试，不一定。”

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不在非洲招工人，而是招国内的人过去”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非洲工人技能差，一般都是国内工人过去后逐渐带当地工人，当地工人技术熟练后，企业就会逐步减少国内工人的招聘，毕竟在国内招人成本还是很高的。”



【一周大小事】

恶意欠薪 项目经理获刑一年

据《西安晚报》12月1日报道，近日，白水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案，安徽申达建设神渭输管道工程一项目经理刘某因犯“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

【点评】“恶意欠薪入刑”已经实施3年多，但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目前来讲，各地都把帮农民工讨薪作为工作重点，对于治理欠薪行为似乎并不积极。然而，讨薪只是治标之策，要想标本兼治，除了帮忙讨薪之外，还需严惩欠薪。政府职能部门不应认为帮农民工讨回血汗钱就完事了，对于欠薪行为，还需加大处罚力度。只有让欠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让其认识到欠薪问题的严重性，才能对其他的欠薪者或者企图欠薪的企业和个人起到警示作用。

供不应求 中高端月嫂薪水普涨

据《生活日报》12月1日报道，今年“马宝宝”扎堆降生，月嫂、育婴师吃紧。因为抢手，中高端月嫂今年的薪水普遍涨了20%至30%。随着“单独两孩”政策落地，未来两三年，二宝出生潮将至，目前的月嫂无法满足需求。

【点评】月嫂薪水普遍偏高已不是什么秘密，年薪十万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但事实上，月嫂赚的不仅是辛苦钱，也是技能钱。月嫂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婴儿，但这活并不好干，婴儿夜夜哭闹是常有的事，因此睡眠不足也是困扰月嫂最大的问题。另外，中高端月嫂除了照顾婴儿之外，还需要掌握产妇乳房护理、心理疏导、形体恢复、生活料理等多项技能。因此，当我们羡慕某一群体的高薪时，不妨先想想别人都有什么本事，付出了多少心血。

盗窃被捕 8名嫌疑人均系留守儿童

据《华商报》12月1日报道，11月30日凌晨，安康警方打掉了一个电动车盗窃团伙和一个自行车盗窃团伙，令民警吃惊的是，8名嫌疑人都是留守儿童。据嫌疑人寇某交代，父母在外地打工，都3年多没有见到了。奶奶也不管，现在和同学在校外居住。

【点评】据负责该案的民警介绍，他们当天晚上抓获的电动车盗窃团伙，从其娴熟的作案手法和几人分工来看，显然不是第一次。而自行车盗窃团伙中，一名少年本来很老实，但经不住威逼利诱，也走上了这条路。初中生正处在青春期逆反，即使有家长管教，也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更何况有的孩子都3年没见父母了。这一方面说明有些家长把赚钱看得太重，没能履行家庭的监管责任，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校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心理疏导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调查显示 农民工普遍缺乏防艾意识

据中新社11月30报道，河南省卫计委通报称，今年1至10月，河南省新增艾滋病感染者3952例，比去年同期增加17.44%，通过异性传播的病例有2958人，其中农民工约占七成。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缺乏防艾滋病意识。

【点评】农民工普遍缺乏防艾意识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一方面可以定期到建筑工地等农民工聚集场所，举办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和安全套等措施，提高他们的防艾意识。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关注农民工住房、精神、生理、心理等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首先要洁身自好，自觉抵制不良诱惑，杜绝发生高危性行为。如果发生了高危行为，一定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

【点评】杨召奎

留住老手艺 传承古文化



江西：“篾匠哥”手工赶制红灯笼

左图为11月30日，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老篾匠曹敬松，正在加紧赶制用于篁岭景区装点新年的红灯笼。

近年来，随着塑料制品的普及，加上篾匠这个行业确实比较辛苦，后生们都想学，篾器制作手艺即将面临失传。该县篁岭景区高薪聘请曹师傅，为游客表演传统篾器的制作过程，同时制作景区用的篾器和灯笼，从而让这项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得以延续。

卓忠伟 郑清源/CFP

吉林：现代“木牛流马”成功上路

下图为11月30日，吉林省永吉县西阳镇，农民李景阳打造的“木牛流马”车终于可以上路了，众多村民前来参观。

“木牛流马”车是他经过6年的时间4次升级打造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蓄电池供电，行走自如。“我想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李景阳这样。

孙鑫/CFP



哪里“着火了”，就得到哪“灭火”。7年来，邓远洋刻苦钻研各项维修技术，并全力培养公司维修团队，让自己和整个维修班成员成为公司维修方面无可替代的技术能手。邓远洋得意的一次技术攻关是成功维修好一辆电瓶叉车。

“因为自己从来没修过，也没什么信心。”坏掉的控制器寄回原厂家，被厂家判了“死刑”——无法维修，这就意味着要想继续使用叉车，公司必须再花费近3万元重新购入新的控制器。通过上网查各种资料，寻找合适的零配件，邓远洋惊喜地发现，其实只是控制器上一个很小的控制电流的集成块坏了。“换一个新的集成块当时只花了不到10元钱。”邓远洋的兴奋劲溢于言表。这台叉车用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修好之后开心的不是公司的表扬，而是车子再次动起来了。“那种高兴的心情就像自己中了大奖一样！”

邓远洋现在已经从一名中级工成长为一位技师，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他说：“机器设备和电脑一样，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每年都在更新换代，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行业发展的脚步。”

在最“牛”的时刻从头开始

——福建“最美职工”候选人邓远洋的“重生”之路

本报记者 吴锋思

本报通讯员 王星乐

前不久，来自厦门的农民工邓远洋，被推选为2014年福建省最美基层人物中“最美职工”的候选人。

邓远洋今年35岁，但他已工作16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职工”。1998年，工业自动化中专毕业的邓远洋来到厦门杏林的一家纺织工厂。

刚走出校门的邓远洋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突然就要面对工厂里整条流水线的机器维修，他不得不频频请教前辈。当时，厂里要求三班倒，遇到上夜班时机器坏了，他也不好意思半夜打电话请教，只能迷迷糊糊硬着头皮自己啃图纸。在“压力”的催促下，

邓远洋一边记住师傅教导的每一项技术，一边自己翻图纸看资料。大约半年左右，他经可以独立完成生产设备维修任务。一年的时间里，他看完了整条生产线上每一个设备的图纸。要知道，生产线上单一一台设备的图纸就厚达10cm左右，而整条生产线总共十多个不同的设备。

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里，邓远洋都在和生产设备打交道。“那些图纸好像印在脑海中一样，非常非常熟悉。”离开纺织厂前，邓远洋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足够“牛”了，但事实上，来到新单位犹如走进另一片广袤的森林，让他在巅峰时刻再次“迷失”。一切近乎从头开始，他感慨最大的是：“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2008年，以一名中级工的身份加入厦门

玉柴发动机有限公司后，邓远洋参与到公司配电设备评审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负责公司设备的日常维修和保养，并担任维修班班长。“有空的时候，就自己上网查资料，偶尔也会联系专职老师来给我们做培训。”邓远洋好像又变回了一棵新生的小树苗，渴望汲取更多“养分”，让自己“重获新生”。

十多年扎实的设备维修功底，加之不断努力学习，邓远洋在新的公司很快就进入到角色状态中。而此时的玉柴公司，刚组建不过两年的时间。“小邓一来就非常积极主动融入新设备的建设当中，并且成为骨干，带领着不少刚毕业的新职工一起，对公司生产线的创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邓远洋共事了六年以上的上级领导回忆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早些年，邓远洋就像“消防队员”一样，